

面包与运动

〔西德〕西·伦茨 著

4

10
VI

外国文艺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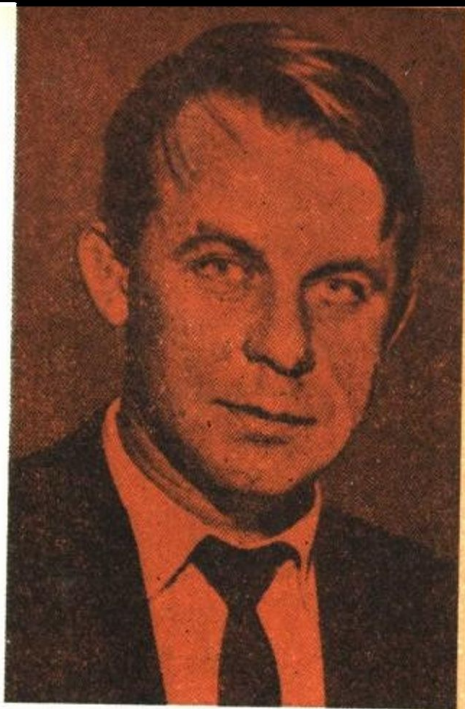
面包与运动

【德】瓦·舍勒 著



外国文学丛书

1918.11
1921



面包与运动

〔西德〕西·伦茨 著

侯浚吉 江 南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Siegfried Lenz
BROT UND SPIELE

本书根据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77 年版译出

面包与运动

(西德)西·伦茨著

侯浚吉 江南译

《外国文艺》编辑部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375 插页 2 字数 152,000

1980 年 6 月第 1 版 198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0 册

书号: 10188·150 定价: 0.48 元

译者的话

西格弗里德·伦茨 (Siegfried Lenz) 是西德当代著名作家，1926年3月17日出生在东普鲁士马祖伦区的卢克城，在法西斯统治下度过童年生活。大战结束前不久，他被征入纳粹海军服役，希特勒政权崩溃时被英军俘虏。战后，他的家乡东普鲁士划归波兰，他到汉堡大学攻读英国语言文学、哲学和文学史，后任西德《世界报》编辑。他从1951年起就在汉堡从事文学创作，汉堡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这个西德北部港口城市成为他许多小说的背景。

伦茨在1951年发表第一部小说《空中之鹰》后，就引起文艺界的重视，次年获莱辛奖学金，自此在西德文坛崭露头角。他的重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被嘲笑的猎人》(1958)、《破坏游戏的人》(1965)，中篇小说《面包与运动》(1959)、《灯船》(1960)，长篇小说《在激流中的男人》(1957)、《德语课》(1968)、《故乡博物馆》(1978)。他先后获得霍普特曼奖(1961)、不来梅文学奖、马肯森文学奖(1962)，及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大艺术奖(1966)。

伦茨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德语课》，这部作品通过少年管教所的少年写作文回忆过去的形式，总结了法西斯统治期间，一部分德国人民由于不分善恶是非，在希特勒政权统治的情况下盲目“履行职责”，不仅使他们自己走上歧途，而且使希特勒得以把德国推向灾难的沉痛历史教训。这部小说深深地触及了战后西德人民的心弦，因此激起强烈反响，成为战后西德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FN48/51

在伦茨的文学创作道路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说是他的启蒙老师，在他的处女作《空中之鹰》中可以看到这种痕迹。他的《被嘲笑的猎人》使人联想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的写作方法。他对福克纳和加缪的作品也极其推崇和喜爱。当然，伦茨有他自己的特色，他的作品大都含意深长，情节描写细腻熨帖，常用第一人称进行写作，他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从已发表的作品看，伦茨作品的主题思想大都意在探索或总结历史教训，或针砭时弊，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问题。

《面包与运动》(Brot und Spiele)是伦茨的一部重要中篇小说，描述一个著名运动员贝尔特的一生经历。主人公贝尔特在纳粹时期被征入伍，战争结束前被英军所俘，后来拼命奔跑逃出了俘虏营。战后他充当一家工厂的送货员，被一个普通的港口体育协会发现有长跑才能，培养成为长跑运动员，后经受不起来自各方面的腐蚀，摆脱不了荣誉地位的诱惑，进入上流社会的维多利亚体育协会，成为夜总会的花花公子。他在体育界虽享有盛誉，但不过是个周末皇帝，就象古罗马的俘虏成为供人娱乐的斗士那样，也跟他一生中一度是俘虏那样，还是要拼命奔跑，以逃脱生命的威胁。商品化的运动员一旦体力衰退，竞技失败，也就意味着失去一切，甚至失去面包，所以贝尔特尽管已成强弩之末，仍不得不拼命奔跑，最后以悲剧告终。小说就从主人公参加最后一场万米赛跑的起跑线上展开，到主人公即将到达终点时摔倒在地戛然而止。小说的全部情节，通过贝尔特的知友，一个体育记者，一面在跑道旁观看跑道上正在进行的激烈竞争，一面回叙贝尔特的历史，两条线索交叉展开，相互映衬。作者把贝尔特生活中的经历跟眼前运动场上的挣扎奔跑交织在一起，这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手法而已，而且揭示了普通人企图逃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生活所加之于他的厄运而徒劳的必然结局。

欲行百里者，
九十里仅其半数耳！
日本格言

这一次他将不会获胜。叫他上场是一个错误，维甘德出的主意真是不堪设想，因为他要赢得胜利，就得在不到三十分钟的时间内跑完全程；他必须达到他自己的早先纪录，但是他再也不会保持这项纪录，再也不会了。在起跑线上脱掉外衣作好决赛准备的八名长跑运动员，要数他的年龄最大。他们慢条斯理地脱去运动衫，直到最后的片刻，他们还想保持身体暖和，使肌肉处于松弛的状态。现在，太阳露出光芒，雨后的阳光照射到运动场上，令人目眩，阳光底下，绿草如茵，闪烁发亮，跑道上的小水坑闪闪发光。可是风并没有停息，怒吼着的狂风横扫着看台，猛地扑下来。从上午起，风就已经影响着比赛的进行。

不会，贝尔特这一次不会获胜，他这一次甚至不会进入前三名，就连扭伤脚脖子的胡佩特，获胜的机会恐怕也要比他大一些。但是，他们是为了代替胡佩特，才叫贝尔特上场的，哪管他失败不失败。

他在草地上试着用短跑的步子跑跑，跑出去很远一段路，把手臂朝上伸展伸展。现在，他的目光朝我这边，朝看台这边扫过来，没有认出我。他在找我吗？期待我站起来向他挥手，表示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他那疲惫的脸上露出一丝无可奈何的微笑，他捋了捋稀疏的

头发，一只手托着脖子，还在搜索着看台四周。可不是吗，他老啦，对于参加这项长跑来说年岁太大啦。在起跑前，他此刻看上去就已经是个输定了的角色。他不但将输掉这次比赛，还要失去更多的东西。他心里明白，他们是最后一次叫他上场了。他知道，明年他连后备选手也当不上了——他得到的只能是一个最惨痛的告别体坛的结局。

穿着白色工作短罩衫的售货员——卖糖的、卖香肠的、卖汽水的——都一下子在过道里站着不动了。领位员的身影出现在木柱的前面，计时员们站在草地上，都举起了一只手，示意他们一切已准备就绪。运动场内一片寂静，只听到对面的旗帜被风刮得噼噼啪啪的单调响声，再没有比起跑前的这种寂静更令人胆战心惊的了，这种高度紧张的、令人窒息的寂然无声不是别的，它是内心忐忑不安的最彻底的流露——每次都是这样。发令员叫运动员各就各位，这位拉尔森又要对万米赛跑发出起跑命令了。他身材矮小，胖墩墩的，身穿发令员的红色茄克衫，看上去象个小红萝卜。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出他曾经在赛跑方面创造过两次世界纪录，十八年前曾是一个著名接力赛跑队的一名成员。他蹒跚地走到起跑线后面，双手各握一支发令枪。他注视着这些运动员慢腾腾地上场，等待着，直等到他们逐个地别转身子，弯下脊背，耷拉着脑袋站在那儿。

不会，贝尔特不会获胜。我也不会再写文章报道他的长跑成绩，今天不会，永远也不会了。欧洲新的万米冠军不会再是名叫贝尔特·布赫纳的了。

如果不是贝尔特，那么又会是谁呢，会是在狂风压力下等待着起跑枪声的八名运动员中的哪一位呢？也许会是黑尔斯特勒姆吧，在预赛中，他曾经毫不费力地就赢得了胜利，他以轻快的步伐绕着跑道跑得既轻松，又均匀，是啊，就象他的伟大同胞贡德尔·黑格

那般轻松，黑尔斯特勒姆有可能获胜。或许是那个头发髻松的罗马尼亚人奥普里斯吧，他曾经用三十分钟还不到的时间跑完了全程；但也有可能是那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体格结实的英国人西博恩，说不定是穆索吧；他屁股撅得高高的，皮肤象马鞍一般的棕色，这个意大利人也有可能赢得胜利。唉，除了贝尔特，他们每个人都有获胜的可能，就连那两个象孪生弟兄的丹麦人，还有那个瑞士人梅格莱因，他们都有机会取胜。对于别人来说，一切都还是悬而未决，有待揭晓，惟独对贝尔特来说却完全可以肯定，他在这次比赛中是输定了。

在直道前面那个肮脏的、红色的比赛圈内，正进行着铅球比赛，此刻刚创造了一项新的纪录。我从我的位置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那边的情况，看到铅球落到差不多超过最外圈标志半米的松软地面上，象炮弹着地一样，发出扑托的声响，不用说，肯定是刷新纪录了；裁判员一下子忙碌起来，用钢卷尺认真而精确地测量着从投掷圈的半弧线到球落点的距离。这位运动员是个波兰人，他蹲到球落点旁边的地上，口念着测量结果，猛地蹦跳起来，挥舞着高举的双手，欢呼着奔了回来。他已稳操胜券。掌声，掌声一下就消失了，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到这个情况，绝大多数人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准备起跑的八名长跑运动员。这八名运动员神经紧张地、一动不动地待在白线的前面。眼下，拉尔森举起了发令枪。贝尔特在哪儿？一点不错，他站在那个皮肤象马鞍般棕色的穆索旁边，穆索是代表意大利来参加竞赛的，他以擅长终点冲刺闻名。啊呀，挨着穆索的贝尔特看上去是多么没有希望，他那苍白的皮肤几乎象衬衫一样白。贝尔特站在别的运动员旁边，站在对获胜已经习以为常的西博恩旁边，同时站在梅格莱因旁边，他的胸脯显得多么干瘪，但是这没有什么干系。贝尔特具有长跑运动员的心脏和长跑运动员的肺，他曾经多次赢得长跑比赛的胜利。我曾经多次撰写

文章，在报纸上报道他的胜利消息。可是，现在他的心脏、他的肺已经太老啦。

在阳光照射下，雨水滋润过的草坪闪闪发亮，弯道上的布幅广告鲜艳耀眼。拉尔森到底什么时候鸣枪？起跑前的那股压力令人难以忍受，双手禁不住簌簌发抖，胃部也好似变成了一块发烫的石头，翻腾欲呕。鸣枪吧！拉尔森，送他们上跑道吧！给他们地狱里的自由吧！静静地躺在这儿地面上的跑道，宛似地狱的圆圈^①。鸣枪吧！拉尔森，发射吧，把他们从这儿解脱，也把我们这儿解脱吧！当然，发令员必须具有最健全的神经，这就是说地地道道的麻木不仁。现在，现在，他终于踮起足尖——这时枪声响啦，枪声是那么微弱，差不多令人失望，可是这毕竟使人如释重负。枪口的一缕青烟随风飘散得无影无踪，发令枪也放下来了，看台上一片松了一口气的轻声絮语，一阵可以明显听到的吁气声——压力终于解除啦。我也跟大家一起舒了一口气。

运动员都踏上了跑道。他们都已经进入了第一个弯道。他们冲过了通向地狱圆圈的大门，是冲向地狱的里圈，还是冲向地狱的外圈呢？雨整整一个上午下个不停，跑道很糟糕，因而将不会创造出什么新的纪录来，绝对不会，只会产生获胜者：冠军、亚军、第三名。跑道实在太糟糕了，怒吼着的狂风在弯道上阻碍着运动员们前进。

他们当中有人将要遭到比这次比赛失利更大的损失——他怎么能这样，明摆着会失败还来参加比赛？确实，贝尔特已经领先跑在别的运动员前面，用急锤击鼓般的步子，大角度地摆动双臂，沿着直道冲了过去，他的动作有力，沉重，没有用全脚掌奔跑。他究竟要干什么？难道事情就这样完了吗？可不是，一上来就已经明

① 根据欧洲人的传统观念，认为地狱象一圈圈的圆圈，共分九圈，最外圈是异教徒所居的“候判所”，最里圈是叛逆者所居。

摆着要失败，是明知会失败的想法驱使他进行这样的冲刺。他不愿意听到后面对手们咄咄逼人的脚步声，不愿意让自己的脖子感觉到他们热呼呼的喘气。贝尔特是在逃脱他们，从而得到自身的解脱。

他的老教练维甘德站在直道旁边，给他打了一个手势，表示赞许。好家伙，贝尔特在施展策略呐，但是，如果失败已成定局，再玩弄策略也改变不了失败的命运。不管怎样，他的疯狂劲儿并没有产生连锁反应，他们让他领着头跑，容忍他占有毫无意义的领先地位，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的。西博恩是个红头发、满脸雀斑的家伙，煤屑跑道上的一只狡猾的狐狸，他知道跟在贝尔特后面能够掌握场地的特点。瑞典人黑尔斯特勒姆跑得那样安详沉着，他知道……

一架老式的双翼飞机轰隆轰隆地在运动场上空低飞盘旋，后面拖着一长条飘动着的广告布幅：“为什么抽烟斗的人能获得成就？”风拂撼着飞机，飞机的阴影从草坪上，从运动员的头上一掠而过。这时候，贝尔特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弯道。意大利人穆索的脸上露出微笑，我清楚地看到，他在赛跑过程中那张坚毅果断的面孔一直在微笑着，好似他早已知道什么人将是冠军……或许这只是一种痴笑吧？也许仅仅是处于兴奋状态下的一种痴笑——以后，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将会辨别这种情况。这才是第一圈，要跑二十五圈呐，但不是已经有人鼓掌了吗？当贝尔特歪着脑袋用锤点般的步子跑过去的时候，观众们冲着栏杆向前躬下身子，象喷泉一样爆发出一阵鼓掌声，紧接着又是一阵发狂似的噼噼啪啪鼓掌声和使劲的叫喊声。哦，观众们还没有忘掉他，没有忘掉他获得过的胜利，没有忘掉他曾以辉煌的成绩使他们获得心醉神迷的满足。观众们还是习惯地一看到他就联想到胜利。观众们还不习惯把他抛弃，他们还没有这个打算。但是，如果他失败啦——他将失败，

他必定失败——如果他叫观众们灰心失望，观众们将会怎样呢？观众们将会象对待里托拉^①，对待库索津斯基^②那样，把他忘得一千二净吗？唉，他们将会迅速而且无可挽回地忘掉他的。这只是为观众们进行的最后一次长跑啦，一个长跑运动员的最后一次长跑，对于观众们来说，它仅有的价值也就是如此而已，他们现在用掌声驱赶着他，因为这一次他还应该为观众们赢得胜利，他们才用不着跟他们的旧习惯告别。

这是他最后一次的长跑啦，但是我还知道，我还亲眼看到过他的第一次奔跑，我永远忘不了当年在俘虏营里那些静谧的夜晚，那微风不起的时刻，那广袤的平原，那干竭的景象，特别是那广袤的平原，它被黑黢黢的水沟所割裂，以绿色的堤岸作为界线，堤岸的后面，海洋在有节奏地、不停地咆哮，翻腾。我们待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③西北方向的地方，这儿离胡苏姆不远，我们成了一支胃病患者的连队^④，我们这些被限制饮食的战士们躺在帐篷前面的草地上，被无垠的、天地一色的地平线以及四个年轻的看守士兵包围着。贝尔特和我都是跟部队失散的散兵游勇，我们远离了部队，或许是部队把我们丢掉了——我们忍受着这无名的悲哀——一辆吉普车在一座尘土弥漫的桥上把我们这些散兵游勇一个个截获住了，送到被限制饮食的英雄们那里，遣进了一个普通的俘虏营。尽管战争已经过去，他们仍有一座作办公室用的帐篷，一座未经补缀的供军需官使用的帐篷，这些帐篷象一朵朵菌罩，确实，它

① 里托拉：芬兰长跑运动员，曾分别于1924和1928年在奥林匹克世界运动会上获万米和五千米长跑冠军。

② 库索津斯基：波兰长跑运动员，曾于1932年在奥林匹克世界运动会上获万米长跑冠军。

③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西德一州名。

④ 这里讽刺俘虏的口粮定量打对折，好似成了限制饮食的胃病患者。

们象是一些色泽幽暗的菌草，覆盖在草地上，一只田凫惊恐地、扑簌簌地在草地的上空盘旋。我们到办公室向胃病发作的军需官报到，向他行礼致敬。这个军需官满脸雀斑，躺在一张行军床上。他说道：“只要你们一天不要求供应定额口粮，我就一天不会为难你们。”随后，他象撵苍蝇似地轻轻挥了挥手。一个患胃病的士兵等在帐篷门口，把我们领走，给我们安排了两个铺位。

我们头挨着头睡在一起，贝尔特整整睡了两天两夜，我听到他在沉睡中唉声叹气，在他那张皮包骨头的面孔上，我看到了他极度衰竭的阴影，我看到一种防御，一种令人恐怖的防御表示，有时以他呼吸的气息显示出他的反对和抗议。他的呼吸是多么微弱！几乎已觉察不到他那瘦削的胸脯的起伏，双手软绵绵地落在躯体两边，微微捏着拳头，他一定是极度的精疲力竭，已经不由自主地彻底屈服，陷入迷迷糊糊的昏睡状态中。他的昏睡是一种无声的投降。我躺在他身旁，倾听他的呼吸气息，时时担心他会停止呼吸。白天，我直瞪瞪地凝视洞穿了的帐篷篷顶，端详着篷顶上密密麻麻的牛虻，它们挤挤撞撞地在那儿爬来爬去。我注视着贝尔特，看到他那年轻的、虚脱的脸色，不时地使我担惊受怕。帐篷外面阳光温暖，空气中夹杂着海水的咸味，这些限制饮食的战士席地而坐，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每个人都在自由的天幕下发表一通意见，没完没了，陈述着他们认为必须谈论的事情。哦！我虽然隔着帐篷，还是听到他们的声音。

我还听到一个日耳曼学家的声音，他小心翼翼地评论着海因里希·海涅，还有一个办理离婚事务的律师，他说得那么详尽，好象要把整个连队办成一个办理离婚的律师事务所似的。啊，我还听到一个日本学家噼噼喳喳的讲话，我担心，总有一天他会将这支胃病患者的连队变成小眼睛的蒙古人。间或，贝尔特也清醒片刻，谛听着帐篷外面人们的议论。我带着怂恿、鼓励的微笑瞅着他，我

建议和他一起到帐篷外面去，可是他平静地摇摇头，合上眼睛，又堕入了梦乡。在他睡觉的当儿，我又听到他的叹息声，我有时又看到他脸上所显露出来那种吃惊的、带有防御性的神色。

肥皂和饼干，嘿，军需官让人把我们叫去领取肥皂和饼干的当儿，贝尔特第一次离开床站起来，十分认真地把盖过的毯子折叠好，就离开了帐篷。清晨寒意袭人，阳光显得苍白无力，脚下踩着的草地很潮湿，富有弹性。黑黢黢的水沟撕裂了绿色的大地，我看到贝尔特朝一条水沟走去，急速地脱去身上的毛衣套衫和衬衣，在英国哨兵的目光下，站在那儿迟疑了一秒钟，随后把整个身躯扑向水里，痛快地、惬意地洗起澡来。洗完了澡，他就回来了，在帐篷前面擦干身子，穿上衣服。他说道：“现在去领饼干吧。”我们在军需官帐篷前排上了队，随着队伍缓缓地向前移动，终于轮到了，军需官给分发饼干的彪形大汉打了一个手势，说道：“配给量打对折。”我们得到的是半份定量，无可奈何地拿了饼干和肥皂，转过身子就走，重新沉浸在早晨的清新空气里。四处都是一些咕咕轧轧、吧嗒吧嗒和格支格支的声响，好似一群兔子在进行吃食比赛，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有的甚至边走边吃着饼干。当我们走到了自己帐篷的跟前时，贝尔特的手上也只剩下那块灰白色的肥皂了，他困惑地用鼻子闻了闻肥皂，蓦地，把它扔到了一条黑黢黢的水沟里。

我看到他饿极了，就陪他走到限制饮食的英雄们煮荨麻的小火炉旁边，这儿有荨麻汤，粘乎乎的荨麻布丁，还有几个人甚至试图把饼干和荨麻搅拌在一块儿煮着吃。贝尔特端详着这些兴致很浓的厨师，赞许地向他们点了点头，但是他婉言拒绝了他们的邀请。绿油油的颜色，到处是一片绿油油的颜色，紧紧地包围着我们，大地披上了绿色的盛装，就连他们煮着的也是绿色的食物，它从炊具里溢出来，染绿了锅盖，甚至连广阔无垠的地平线也一闪一闪地闪烁着绿色的微光。

简陋的、已经生锈的带刺铁丝网固定在一根根朽腐的木柱上，把我们这块草地团团围住。那天晚上，我们沿着围住草地的铁丝网溜达。贝尔特小心翼翼地把缠在铁丝网上的马鬃解了下来，放进随身带的信封里。随后，我们就待在帐篷里，他着手把这些马鬃捻成线，并将捻成的鬃线做成一根套索，联结在一根钓竿上。我陪着他走向黑黢黢的、芦苇丛生的水沟边，他提着那根联结鬃线套索的钓竿，脸上带着期待的兴高采烈神色，交好运的感觉蓦地使他忘掉了一切，忘掉了帐篷，忘掉了饥饿，忘掉了他用睡觉来抗议的行动。他弯着腰，沿着黑黢黢的水沟，用极其缓慢的动作匍匐爬行，专心致志地搜寻着泥泞的地面，我一直待在他旁边……他披开丛草，蹑手蹑脚地、毫无声息地象溪水流淌一般移动着身躯。贝尔特出生在靠近波兰边境的森林区，波兰的木排工人教会他怎样搓绳，又怎样叫鱼儿钻进圈套。“你总得设法让鱼儿从前面钻进圈套，”他说道。我也亲眼目睹为什么这样钓鱼，鱼儿只要稍微觉察到后面有一点响动，它出于逃避的本能，就泼刺刺地拼命往前游走，活结也就套住了鱼儿的身子。鱼儿总以为危险来自后面。如果活结在前面套上了鱼头，它就一动不动啦——当然活结也不让鱼儿动弹。

嘿，我还记得贝尔特第一次向我招手的情景，我蹑手蹑脚地向他爬过去，他朝那丛生着绿色野草的沟渠指指，我向那儿看去，草丛下果然露出了一条象鸭嘴般扁扁的梭子鱼的小脑袋。贝尔特将马鬃做的圈套先在自己嘴里润湿了一下，随后慢慢地、速度均匀地将它放入水中，让它沉到梭子鱼的前面，有几秒钟的时间一动不动，最后把它往后移动。他朝我眨了眨眼，猛地拉起钓竿，一条梭子鱼越过我的头顶甩到了草地上。贝尔特用双手将它捧了起来，打量着这条鲜蹦活跳、在阳光下闪耀发亮的鱼儿。这是一条小梭子鱼。贝尔特随即一声不响地将它放回沟里，让它重新进入水中。

梭子鱼尽管不能熄灭我们的饿火，但至少可以使贝尔特点点饥啊；然而他没有弄死它，却把它又放回水里。他将鱼摆弄了一会儿——鱼在他手里扭来扭去地极力挣扎——手一松就让它游去了。

不，他没有捕杀梭子鱼，他继续沿着沟渠蹒跚潜行，一天又一天，我总陪着他，他巴望捉到鲮鱼，却从来没有一条被他甩到岸上。鲮鱼一刻也不安静，总是在泥泞的沟底缓慢地游来游去，每一次贝尔特将唾涎润湿过的圈套放入水中，沉到鲮鱼前面的时候，它们就惊恐地一头钻进烂泥里，它那扑打着的尾巴在沟里搅起一团团乌黑的污水，翻腾起来的气泡在水面上荡漾，等到搅起来的泥沙重新沉淀，晃悠悠地沉下去时，贝尔特已拉着我又继续向前走去了，因为他知道，鲮鱼大概早就在一片浑浊的污水中从烂泥地带逃掉了。沟里的梭子鱼太小，鲮鱼又逃离了我们，我们就这样用饼干和期待打发着日子。我看到，饥饿使贝尔特的脸容日益憔悴。他两次试图到绿色堤岸下面的池塘那边去，两次请求哨兵允许我们通过，向哨兵提出，如果认为有必要，就跟着我们一起去。贝尔特相信，他能在池塘里捕到大一些的梭子鱼。年轻的哨兵却连连摇头，露出爱莫能助的沮丧模样，嗯，我们从他的脸部表情看出，他十分同情我们，但这是一道禁令。不能搞到鱼，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些菖蒲的嫩芽，并在通向草地的田径小道旁掘了一些积满灰尘的荨麻，将它洗了洗，煮了一锅绿色的粘糊。贝尔特还在绿色粘糊里搅拌了些饼干。我们吃过这玩意儿以后，禁不住感到紧张，怔怔地面面相觑，肚子里好似有什么东西要爆炸似的。这是何等美妙的一个春天啊！晴空万里无云，一片浅蓝，好象略微蒸过的鲜鱼的色泽，绿色堤岸后面的茫茫大海，我们虽然不能亲眼看到，但可以确定它的存在——我们闻得到它的气息，听得到波浪有节奏的、汹涌澎湃的喧嚣和撞击岩石的崩裂声。帐篷之间也另有一种情调，一种纯粹是节日晚会的情调，一小堆一小堆篝火平静地升起了袅袅的黑烟。

贝尔特不愿成为办理离婚案件的律师，我也不愿成为日本通，在他们七嘴八舌闲扯的当儿，我们躺在有破洞的帐篷顶下面，细细打量着牛虻，谛听它们那些深表不平的嗡嗡声，它们跌跌撞撞地冲着帐篷顶飞去。有时候，特别在夜晚，我觉察到，贝尔特以探询的目光凝视着我。在黑暗的帐篷中，他紧靠在我的身旁，他的一双眼睛发射出炽热的光辉，一动也不动。我的脸上感觉到他呼吸的气息。当他用臂肘支撑着身子，久久地望着我的时候，我假装睡熟了。

每天黎明，在熹微的晨曦中，我们就已醒来，走出帐篷呼吸清新的空气——我看到，他一见草地上铁丝网那边两辆装甲车时，就露出惊恐的神色，装甲车上的机枪正对着我们的帐篷。有一天，在晨雾弥漫的清晨，我们这些被限制饮食的英雄们奉命排好队，脱掉上衣，屏息静气地站着。随后，从一辆装甲车里出来一位留着上髭的军官，径直向我们走来，这时我们必须把双手高高举起，留上髭的军官非常仔细地每个人面前走过，察看我们的腋窝。贝尔特站在我的旁边，吓得嗦嗦发抖，紧咬着两片薄嘴唇，交替地打量着这两辆装甲车，仿佛在找一个空子好逃命似的。留上髭的军官慢慢地走近过来，他对任何人的脸也不看一眼。有时他停住脚步，然后走到一个人的紧跟前，我看到他检查那个人上臂的内侧，满意地点点头，又继续走去。贝尔特咬着薄嘴唇等待那个军官，脖子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到我们这儿来的是一位少校——那时是一位少校——他长久地、非常长久地站在贝尔特面前，我似乎感到事情正和我想象的一样，不，我什么也没有想过，仅仅是瞟了少校一眼，他那张端正的脸令人感到舒服，尖下颚，灰色的、带有审视目光的眼睛，这时他的目光正停留在贝尔特身上，停留在他干瘪的胸脯上。我听到少校轻轻问道：“叫什么名字？”贝尔特立即作了回答，英国少校打量他一会儿，就突然走开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寻觅一种反映血型的癍点。可是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具有这种癍点，